

文學遺產

增刊



三輯

作家出版社

文学遗产增刊

三 輯

文学遗产编辑部編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57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 638 字數 112,000 開本 850×1168 耗 $1\frac{1}{32}$ 印張 $4\frac{7}{8}$ 插圖 2

1956年8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0月北京第3次印刷

刷數 15001—26000 冊

定價 (6) 0.50 元

目 錄

屈原“离騷”的思想和藝術·····	李嘉言 (1)
关于“离騷”时代問題的商榷·····	馬茂元 (15)
談“离騷語文疏解”一書中的 “皇”与“皇考”·····	歐陽凡海 (32)
論詩經中的恋爱和婚姻主題·····	李厚基 張士驊 (40)
論盛唐的边塞詩·····	沈玉成 金申熊 黃育森 趙曙光 (59)
論王維的詩·····	陈貽焮 (79)
略談張籍及其乐府詩·····	華忱之 (96)
关于“西遊补”作者董說的生平·····	徐扶明 (109)
岑詩系年·····	李嘉言 (119)

屈原“离骚”的思想和藝術

李嘉言

屈原在“离骚”中表現了他強烈的政治傾向。他講了許多治國、修身的道理。他很關心政治，很想改革政治、在政治上有所作為。

在治國的積極方面，他列舉了許多古代聖君賢相的事例：“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以及武丁與傅說，周文與呂尚，齊桓與寧戚等，莫非都在說明聖君要虛心求賢，居心純正，走正路，按法度辦事，才能將國事治好，不出偏差。

另一方面，他又列舉了許多古代昏君誤國的事例：“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以及夏啓、后羿、澆等，都是由於不走正道，縱欲享樂，落得身敗名裂，國破家亡。

因而他明確地看出了治國修身的道路：“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離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除了講道德，行仁義，是別無道路

可以

治國應當如此，修身也應當如此。治國與修身，在屈原看

來，是統一的。因而他即以這個標準嚴格地要求自己。差不多全篇都說到的“佩芳”，就是象征他自我的修養的。佩芳之後繼以佩玉，又是取的“君子于玉比德”之義。此外，他還有許多修養的方法，如以好壞對比、善惡對比等等，這對屈原說來，都不是消極的，而是含有積極的意義的。那就是把自己修養好，才能對政治有所貢獻。

所以他很想為他的國王“道夫先路”，引導他的國王“及前王之踵武”。

所有如上的事實都說明了一個問題：屈原的政治思想、道德觀念，都十分傾向於儒家思想，都是受的儒家思想的影響。

但過去及現在，都有人說屈原有道家思想，甚至說道家思想就是屈原的主要思想。到底屈原有沒有道家思想呢？如果我們將道家的一些基本思想同屈原的思想作一比較，就可清楚地回答這個問題。

第一，道家否定先王。老子書中沒有說到一個先王。莊子秋水篇以為“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睹矣。”而屈原則稱三后，道堯舜，對於堯桀的是非善惡是十分明確的。

第二，道家否定是非、善惡、仁義的界限。老子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絕仁棄義”“善之與惡，相去若何。”莊子除上引秋水篇之外，齊物論說“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屈原則恰恰與此相反，如前所說，他把仁義行善看成是治國修身的唯一准繩。

第三，道家主張不與人爭，無為而治。老子說“為無為則無不治”“夫唯不爭，故無尤。”莊子秋水篇說“黜恥不足以為辱”養生主說“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屈原也恰恰與此相

反，要積極鬥爭，參加政治，引導他的國王“及前王之踵武”。

由此可見：屈原的思想同道家思想是背道而馳的。道家思想是沒落階級的思想，是消極的思想，同屈原急于參加政治、積極鬥爭的精神，絕無相同之處。

但近來還有人說屈原有道家思想，根據是“遠遊”；而“遠遊”是偽作，近人已有較一致的意見。相反方面，雖然還有某些根據，但其根據能否成立，尙成問題，即令能成立，也都是些偶然的次要的例證。我們不能以一些偶然相似的例證來論斷一個人的思想。我們必須從主要的本質的方面去論斷一個人的思想。屈原的思想，如上所述，很明顯地是與道家相反對的。屈原走的是“聖哲茂行”之路，老子走的是“絕聖棄智”之路；屈原走的是與坏人坏事作鬥爭之路，莊子走的是隨俗調和之路；我們怎能以代表沒落階級的道家的消極思想加之於屈原呢？顯然是不能夠這樣作的。

但為什麼過去及現在都有人那樣評定屈原的思想呢？分析起來，主要是由於未看見其精神實質，而只看見其一些表面現象，只看見其一些光怪陸離、騰雲駕霧的描寫，因而就武斷地曲解它為消極的遊仙的東西。殊不知他的那些芳草美人、遊仙神話之類的描寫，只是用為一種表現手段，用為一種象征比喻，賦予其偉大精神品質與理想以非常顯明生動的形象。這到下面我們還要談到，這兒就不再多說。其次，過去所以曲解了屈原的形象，還由於為支離破碎的考證方法所誤，只顧片面地去找些孤文單證，因而也就只能窺其一斑而不能見其全豹與本質了。

還有人認為屈原就是縱橫家的合縱派。這也是由於未能掌握屈原作品的真正精神，胡適派穿鑿附會考證的結果。縱橫家是朝秦暮楚、沒有什麼正大的理想、沒有什麼真理正義的標準的，屈

原則有他明確的政治理想，如果我們肯定屈原就是什麼合縱派，無異把有偉大人格的屈原同庸俗的政客相比，實質上是貶低了對於屈原的看法，是對於屈原精神品質的一個莫大的歪曲。

屈原的思想既然主要是受了儒家思想的影響，那麼，能否說屈原的思想就有進步意義呢？如果說有進步意義，那又是為的什麼呢？馮雪峰同志說：

例如“離騷”這一篇作品，一方面述說着封建主義的正統思想（或理想），希望楚王能實行“仁政”，一方面敘寫着自己對於楚王和統治集團的不滿以及忠守於自己理想和主張的不妥協態度。這樣，雖然他的思想或理想是封建主義的正統思想，但他的現實的態度是一種反抗的態度；不論他的實行“仁政”的希望，他對於楚王的不滿以及自己的不妥協態度，都有當時人民的要求在內，所以他的這種思想和情緒是違背了楚王和統治集團的意志的，是帶有革命因素的。……

（見五四年第六號“文藝報”）

這段話的意思就是說：我國封建時代，尤其是初期封建時代，許多詩人都不可能脫離封建主義的“仁政”思想；但有些帝王，如屈原與之作鬥爭的楚懷王，卻不實行“仁政”，這就顯現了封建制度先天所帶着的不合理的因素；雖然從整個的社會發展說來，封建制度的出現，比之于奴隸制度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帝王不實行仁政，進步詩人要求實行仁政，這里頭就有了人民性；求之不得，而堅持理想與要求，不屈服，不妥協，這更是富有進步意義的表現。我們在屈原作品“離騷”中，就正看到了這些。所以，雖然他的思想基本上是為了統治階級服務的，但也必須看出其思想上的矛盾，其仁政理想與現實不相符合的矛盾，必須充分估計其仁政理想中人民要求的進步作用。何況我們“對於屈原的熱烈的同情和崇敬，與其說在於他的政治理想的具體內容，毋寧說更在

于他对于理想的坚持的精神。”（五三年六号“人民文学”何其芳文）

如上述，屈原在他的作品“离骚”中所表现的一些高尚的精神品质，也是我们所要吸取的思想意义，很明显的有下列几点：一、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二、为理想而坚持不屈的斗争精神；三、坚持品质修养的自我教育精神。

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对于仁政理想的热烈追求上，反复求而不得之后终不忍离开祖国的精神痛苦上。其次是史记本传所说而他的作品不曾明白提到的，他主张争取“与国”，联合抵抗秦国的侵略。他在祖国热烈地追求仁政而不得，这在当时“贤者不独居一国”的情况下，他本来可以离开祖国到别处去求用，这在他的作品中也有所表现，但他终不忍去。反复追求到最后，也是他痛苦发展到顶点的时候，他写出了那么一个“仆夫悲余马怀”的卒章，连他的赶车的仆夫、驾车的马，都那样富有爱国热情！我们从哪里可以找一个能够超过这样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人呢？他热烈地追求仁政，为他的仁政理想坚强不屈地斗争，这件事本身就说明当时楚国存在着许多非仁政的措施；所以在他作品中表现热烈追求仁政的同时，就揭露了当时许多贪污腐化、偷安取巧、嫉贤害能等等的现象。

他为理想而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主要表现在“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这不仅表现在他的口头上，主要表现在他的行为与悲惨的结局上。他到底没有与俗浮沉，同流合污。他不惜于曼曼征途“上下而求索”；而且屡受挫折，久经苦难，终于为理想而以身殉，“愿依彭咸之遗则”，投汨罗江而死。祖国民族高贵品质之优良传统，还有比在屈原身

上表現的更充分的么？

他堅持品質修養的自我教育精神，主要表現在服飾飲食的象徵和好坏人物的對比上。女嬃以歷史上剛直人物的不得善終來警告他，他却以歷史上各種坏人的不得好結果加以反駁。他知道在坏環境中好人也會變坏，于是他時時警惕自己，加強鍛鍊自己。他餐氣飲露，但求品質純美，雖消瘦而不惜。他不服“世俗之所服”，而去被服各種香草；說“余雖（唯）好修姱以鞿羈”，明顯地是“束身自好”之意。

無論屈原的愛國主義思想，或是他的堅持鬥爭與自我鍛鍊的精神，又都共同表現着屈原精神品質上的另一個特點，那就是愛憎分明。對於好的、善的、美的，竭力追求；對於坏的、惡的、醜的，則疾惡如仇。這也是我們學習屈原不可不明確的一點。

所有如上的表現，都是他作品中所蘊藏着的豐富的人民性。但是近來有人不去詳細分析屈原的這些思想品質，而企圖簡單地從其作品中找出幾個“民”字來說明其人民性。且不說那些個“民”字是否就是指的人民，單就這樣的觀點來說，對於人民性的理解，也是異常狹隘的。

如上所述，屈原在“離騷”中所表現的難道全是有積極意義的，此外就沒有一點消極的東西么？譬如他說“恐年歲之不留與”“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等等，是否是感慨人生短促、為個人名譽打算？關於這個問題，如果孤立起來看，那自然可以作如上的解釋；但若同全文聯繫起來，以其全文的中心思想來看這個問題，那就要得出相反的結論。如前所述，屈原在“離騷”中表現了他強烈的政治傾向與愛國熱情，他的自我修養就是為的能夠更好地報效祖國；那麼，“恐修名之不立”這句話的意義就很明顯，是他怕不能對祖國有好的貢獻而為後世所唾

罵。“恐年歲之不吾與”正是要急于把自己鍛鍊好，修養好的心情的流露。“離騷”中所反映他的這種意志難道不是事實么？

其次，作品中表現屈原的哭泣流涕、常萌死念，也很突出，這是否是他脆弱的表現？同前邊說他堅強不屈比較起來，是否是他性格中的一個矛盾呢？我覺得不是的。第一，人不傷心不落淚，在舊社會遭受着痛苦而無出路的時候，為什麼不許人落淚呢？屈原目擊楚國政治黑暗，而自己又被排斥在外，獻身無由，為此落淚，正是他愛國熱情的表現。所以問題不在他落淚與否，而在他為什麼落淚。第二，落淚之後有屈服的，也有鬥志更加堅決的；屈原呢？顯然是屬於後者。至於他常萌死念，那也不是他的脆弱，而是表示他要鬥爭到底的決心。這在作品中本來是表現得很清楚的。果然，當他經過反復鬥爭、至於絕望的時候，終於投江而死。這正是他始終“未變”的美德。還有人說他死於國都被破之後，果真如此，就更加可敬，怎能以性格脆弱來責備他呢？

再次，屈原在“離騷”中又說“鶯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這是不是一種孤傲清高的態度呢？我說孤傲則有之，清高則未必。在一羣腐朽的統治階級面前，為什麼不能孤傲呢？反過來說，如果在這些人面前不是孤傲的，那會是什麼樣的人呢？在階級社會內，進步人士在反動的統治階級面前孤傲，不僅是常有的，也是應該的。這樣的孤傲實際上是剛烈的表現。也就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常常遭受反動統治階級的排斥和迫害。屈原就是這樣遭受迫害的一個。他急欲參加政治、改革政治而不可得，為了防止自己因此變易，退而加強自修，正說明他始終如一，永不會同統治階級同流合污，但這並不是超政治的清高。

二

本詩長達三百七十三句（曰黃昏以為期二句未計），約二千四百七十三字，是我國最早的一首長詩。因其情節與寫法瑰瑣萬狀，變化多端；又經過長期的輾轉流傳，可能有錯簡處，所以對其段落結構、脈絡條理，向來說者紛歧。我個人意見，全詩可以分成六段，有些段還要分為若干小節。

第一段自首句至“傷靈修之數化”共四十八句，自敘稟賦純美，更加修養，一心輔佐君王修明政治，而君竟信讒疏我。

第一節自首句至“字余曰靈均”八句，自敘稟賦純美。

第二節自“紛吾既有此內美兮”至“恐美人之遲暮”十二句，言更加修養，但恐光陰易逝，修養無成。

第三節自“不撫壯而棄穢兮”至“傷靈修之數化”二十八句，言一心輔佐君王修明政治，君竟變化無常，信讒疏我。

第二段自“余既滋蘭之九畹兮”至“固前聖之所厚”共五十六句，言眾易隨俗腐化，我惟加強自修，決不同流合污，死而無悔。

第一節自“余既滋蘭之九畹兮”至“哀眾芳之蕪穢”八句，以芳草不耐久喻人之易于腐化。

第二節自“眾皆競進以貪婪兮”至“長顙領亦何傷”十二句，言自己的飲食修養與眾不同。

第三節自“曄木根以結茝兮”至“雖九死其猶未悔”十六句，言自己的服飾修養與眾不同。

第四節自“怨靈修之浩蕩兮”至“固前聖之所厚”二十句，言以正直自守，決不同流合污，雖死無悔。

第三段自“悔相道之不察兮”至“夫何憺獨而不予听”共三

十六句，重复前意，坚不妥协，退而自修，并已有意离君远遊。

第四段自“依前聖以節中兮”至“溘埃風余上征”共四十四句，承上远遊之前，向重華陈訴前王兴亡皆由善惡異路；吾既已得此中正之道，难与俗合，遂乘龍駕風而去。

第五段自“朝發軔于蒼梧兮”至“蜷局顧而不行”共一百八十四句，言廣求理想合配如美女，以世混濁蔽美而不得；忽臨旧鄉，悲伤不止。

第一節自“朝發軔于蒼梧兮”至“哀高丘之無女”三十二句，言求帝女而不得。

第二節自“溘吾遊此春宮兮”至“來違棄而改求”十六句，言求宓妃而不得。

第三節自“覽相覩于四極兮”至“恐高辛之先我”十二句，言求簡狄而不得。

第四節自“欲远集而無所止兮”至“余焉能忍与此終古”十二句，言求二姚而不得。

第五節自“索薺茅以筵筮兮”至“謂申椒其不芳”二十句，言令灵氛占之，勉以远遊另求。

第六節自“欲从灵氛之吉占兮”至“使夫百草为之不芳”二十四句，言令巫咸再占，仍勉以上下求索。

第七節自“何瓊佩之偃蹇兮”至“周流觀乎上下”三十二句，言以前所佩众芳，竟与时变化，失其芳香；惟此玉佩可貴，宜佩之远遊另求。

第八節自“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至“蜷局顧而不行”三十六句，言承灵氛之意，远遊另求，忽臨旧鄉，悲伤不止。

第六段最后五句，总结全篇，点明主题。（用現在的話稍加發揮，即是：抒寫对于楚國黑暗政治的憂憤和不忍离去祖國的感

情，從而暴露了楚國統治集團的腐朽本質，反映了屈原為正義、理想而寧死不屈的鬥爭精神和高度的愛國主義思想。）

總的說來，第五段即全篇的後半，是寫他想像中凌空遠遊遍求理想而不得。這一段多言“美人”，“美人”即喻其理想。前四段即全篇的前半，寫其遠遊的原因，即由於忠心為國而無端被擠斥不能見用，所以才不得不遠遊另求理想。

由此可見，本詩並非像有些人看它那樣：有如一堆亂絲，無條理可言。相反，它的條理脈絡是很清楚的。當然，這不等於說其中就沒有迴旋復沓處。其迴旋復沓是否就製造了不必要的紊亂？要了解這個問題，必須同其主題聯繫起來看。本詩的主題是寫屈原對於楚國黑暗政治的憂憤和不忍離去祖國的感情，深刻地反映了他內心的矛盾和苦悶。如果牢牢地記住這一點，就可以了解其迴旋復沓正是其现实生活、真實情感的有規律的反映，正是其內心燃燒着的情感與苦悶的不可遏止的更番的迸發。從其屢言“芳草”中可以見其如何加強自修以及對於芳草使用、認識的過程。從其屢言“美人”中可以見其如何迫切地、不惜三番五次地追求理想。如此看來，“芳草”“美人”又何嫌其多？又何嘗顯得重複羅嗦？我們讀屈原本詩，主要應從其全篇結構、整個精神來了解其思想意義與藝術價值，使自己有所感受，從而對於屈原發生高度的同情，對於腐朽的統治集團發生極端的憎恨。決不能不作任何深入的分析就任意地予以挑剔。如果這樣，對於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說來，就是一種罪過。

*

*

*

典型性是創作的基本法則之一。創造典型不僅是新文學的法則，凡是歷史上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品沒有不具備這一特征的。抒情詩也不例外。屈原的“離騷”，我們既稱之為偉大的現實主義作

品，那么，它所创造的典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典型？如前所述，屈原对于祖国的热爱，对于“仁政”理想的追求，坚持自我锻炼、不与恶势力妥协的斗争精神等等，都是那样的强烈，以至于宁死不屈，这就是屈原所塑造的典型的具體內容。

至于它为什么能够有激发教育人的力量；这就要联系到它所反映的现实的深刻性了。作者既用自己所塑造的典型形象表现了自己的思想行为，那不管他是否同时表现了对方的思想行为，对方的思想行为总是要显现于其中的，何况屈原是明显地写了对方的思想行为呢？对方的思想行为是什么？贪污腐化（众皆競進以貪婪），偷安取巧，不走正路（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險隘……固时俗之工巧兮，偃规矩而改錯），勾心斗角（各兴心而嫉妬），反复无常（伤灵修之数化……时續紛其变易），嫉贤害能（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惟此党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折之）。所有这些，还不够深刻地形象地揭露了当时統治集团的腐朽本质么？很明显，屈原就是在描写自己与腐朽的統治集团的矛盾斗争过程中，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矛盾。

屈原通过在“离騷”中所塑造的典型，不僅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矛盾，也深刻地反映了他个人的内心矛盾与痛苦。

他一面控訴君王的昏愎無能（怨灵修之浩蕩），反复无常（伤灵修之数化），信讒疏我（反信讒而齋怒）；像这样子恐难以守得住王位（夫惟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不僅对他的君王表示了不信任，而且狠狠地向他的君王投刺了一槍。因而他屢次下决心要离开楚国楚王（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又何怀乎故都），云遊四方而另尋知己。但他終不忍去，且表现了对于楚国楚王的忠誠与留恋（恐皇輿之敗績……忍而不能舍也……夫惟灵修之故也……忽臨睨夫旧鄉，僕夫悲余馬怀兮）。

这就是屈原内心不可解的最大的矛盾和痛苦。同时由这里可以窺見他的忠君与愛國是密切不可分的，他的忠君就是愛國，与有些人的忠君不一样。參照前边所說他所受儒家思想影响在当时的意义，了解了他的思想及时代的局限性，就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他無力解决他这矛盾以至形成他难以容忍的痛苦（怀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与此終古）的根本原因；从而使我們不僅不忍予以訶責，相反还激發了我們对于他無限的同情。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与腐朽的統治集团竟逼得有高度正义感的詩人無可奈何，終而不得不以悲劇的結局來解决他內心的矛盾和痛苦，这是何等的殘忍！詩人所塑造的典型的藝術价值及其感人魅力之深、之大，具体就表現在这里——表現在对于典型人物的內心世界、內心矛盾的深刻的刻劃上。我國詩歌能够把人物个性寫得这样明顯突出的，这要算是首創。

屈原在他的作品中露骨地表現了他的政治傾向，述說着他的政治的倫理的道德觀念；但我們却不感覺得他在說教，不感覺得枯燥，这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是通过生动的丰富的文学的形象，來反映他的思想。那么，他又是通过一些怎样的文学的形象呢？这我們可以分作下列几点來談：

首先是大量地关于“芳草”“美人”的描寫。如前所述，“芳草”主要是取其芳香美潔，用以修飾自己，亦用以比喻美行善行之人。“美人”則用以象征他所追求的理想。前人或謂以喻“賢君”（朱熹），或謂以喻“忠臣”（五臣）“賢士”（戴震）“同志”（王逸），我看，除了“忠臣”一說外，其余都相近，莫非象征他所追求的美善的、能与他合得來的人。他在“求女”一大段中屢屢提到“好蔽美而嫉妬”“好蔽美而称惡”“兩美其必合”“孰云察余之善惡”“求渠寢之所同”等等，可以充分說

明这一点。

其次是他大量地关于神話的描寫。餐气飲露，凌空遨遊；神山天庭，任其上下；日月風雷，珍禽異獸，听其驅使。在这样神奇多采的描寫中，时而疾濤怒浪，奔騰澎湃；时而和風細雨，一片寧靜；时而大声冬冬，發揚蹈厉，展开了一幅絢爛壯闊的場面；时而小声切切，哀婉欲絕，引起人一种抑制不住的同情和悲憤。最突出的例子是第五段的末尾：正当“屯余車其千乘兮，齐玉軼而并馳”“神高馳之邈邈”“陟陞皇之赫戲”的时候，“忽臨睨夫旧鄉，僕夫悲余馬怀兮，蜷局顧而不行”，就好像是演奏着的繁鬧的乐調，忽而轉趨蕭瑟。这究竟對我們發生了什么作用？給我們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毫無疑問，这是作者極度的內心痛苦与矛盾情緒的形象反映。高翔天空，正是作者品質高尚、神采煥發的寫照。这一神情激昂的描寫，至“陟陞皇之赫戲”达到了頂点；以下一轉，寫情緒的低沉也达到了頂点。这篇偉大的作品就这样以詩人的內心痛苦达到頂点、情節結構达到高潮时作了結束，給人留下了最深刻最悲劇的印象。这是詩人藝術創造的光輝的又一面。

詩人为什么要借用神話來反映他的精神思想呢？談到這個問題，就牽連到当时楚國巫風盛行之事了。当时楚國巫風盛行，侈談鬼神；而屈原生在这个环境里，自然对它十分熟悉；因而当其創作文学时，取为材料，用以突出其形象，象征其精神，擴大其想像，丰富其語言。楚辞文学的特点与異采也就表現在这里。譬如“九歌”是巫祭的歌舞詞，多寫人神恋爱；祭神的人或巫，总是打扮得花枝招展。这就不僅足以說明屈原的凌空遨遊有取于当时的神話知識，即是“芳草”“美人”的取譬，也是來源于巫風神話的。从而又可見屈原的創作同当时民歌（如九歌）的千絲万